

陈传席文集

Chen Chuanshi's
Collected Works

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美术出版社

① 文学卷



陈传席

陳傳席文集

① 文学卷

安徽美术出版社



▲ 陈传席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（曲磊磊摄于2003年）



▲ 2001年6月1日陈传席在清华大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（姜宝林摄）



▲ 陈传席和姜斐德(左)共同策划组织中
西艺术之旅研讨会 (石莉摄)



▲ 2004年陈传席在韩国参加国际学术
研讨会时在主席台上作学术演讲



▲ 陈传席(中)和旅英著名画家曲磊磊(右一)在书法家孙晓云(左一)家谈论艺术



▲ 陈传席（左）在韩国亚洲美术馆馆长李在兴（第一任总统李承晚的孙子）陪同下参观陶瓷研究所



▲ 陈传席参加“20 世纪绘画史学史”学术研讨会



▲ 陈传席（左二）在汉城（今首尔）与韩国学者金炳是（左一，陈传席《中国山水画史》的韩文译者）、洪善勺教授（右二）、高莲姬研究员（右一）在一起



▲ 2004年陈传席（左一）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。日本学者稻贺繁美（左二）、韩国洪善勺教授（左三）



▲ 陈传席获文学博士，与导师著名明清文学研究专家陈美林先生（右）在一起



▲ 2003年陈传席在泰山经石峪旁观读明代碑文（石莉摄影）

玄黃龍戰千年坡。百萬旌旗動
吳穹。歸去又登雲龍頂。月
寒空照林尺王城。

登雲龍山詩稿此予二十年前舊作也陳傳席

縱化六十年。道德高懸日月亮
弦歌半世紀。桃李遍布東西球
賀吾師李錫晉教授八十壽辰陳傳席撰并書

▲ 陈传席撰联贺美国著名学
者李铸晋八十寿辰

▲ 陈传席作《登云龙山》诗



▲ 陈传席在日本京都小住



▲ 陈传席和他的研究生。石莉（左一）、陈传席（中）、石青芳（右一）

自 题

石头和墙

余少时作诗，皆用旧体。及长，友人告曰：“新诗简陋，君勿犯之，以免浅薄之议。”前时酒席上，余因戒酒，友人罚做新诗，始破旧例。今宿上海大学乐乎新楼，感事，赋此，再用新体。

世界上本没有墙，
靠石头才砌成了墙。
石头被利用了，
也被埋没了。
为了砌成墙，
石头遭受了多少打击，
但石头都默默地忍受了。
为了砌成墙，
石头本身作了多少牺牲。

它被迫去掉了最能显示自己的棱角，
也隐匿了它的个性，
这一切都是在遭受打击中被迫完成的啊！

打击吧！
石头啊，
你本来不怕打击。
第一次被打击，
你使猿变成了人，
人类的出现就是你被打击的结果啊！
啊！
人类有今天，
原来是你创其始，
这是何等的伟大啊！
再次被打击，
你成为人类手中的武器，
人类进入了你的时代，
——你的时代啊！
反复被打击，
人类进入了新的你的时代。
那时候还没有墙。

为了伟大的事业，
为了保护家园，
为了顾全大局，
你不惜自己，
埋在墙中。
墙资格没有你老，
作用没有你大，

能力没有你强，
名气也没有你高，
它是靠你支撑起来的啊！
它现在反而限制你，
掩盖了你。
而且
是
靠一些泥沙限制你。
你默不作声，
现出君子能容于小人之意。
容忍，
容忍，
你容忍太久了。

泥沙岂能长久？
风吹雨打，
你本色不改，
但
泥沙离散了，
于是，
墙倒了，
这早在人们意料之中，
它早晚要倒的。
这世界上本没有墙，
靠石头砌成了的墙，
显赫一时，
又不复存在了。
但石头还是石头。
石头啊，

你不要伤心，
它早该倒了。
它倒了，
但你依然存在啊！
你永远存在啊！
它倒得越彻底，
你得到的解放也越彻底。
只有这样，
你才能获得自由。
石头啊，
你没有倒，
你应该高兴啊！

2004年5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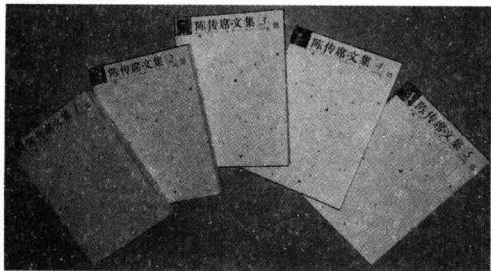
原刊于《光明日报》2004年8月16日

自序

庾信诗云：“世途旦复旦，人情玄又玄。”今世尤甚。

经常听人说：“上帝不会把所有的鲜花都送给一个人，也不会叫一个人永远倒霉。”我一直不相信这话。因为我就是一直倒霉，一直受苦，一直遭人嫉恨、围攻，还有无穷的诽谤，而从没有走运的人。今天忽然想起来，读者对我还是很厚爱的。我已出版的文集（五卷本）本来是应约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出版的，其中有论画的，也有论文的，也有论史的。后又改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。我想既然是美术出版社出版，内容只能是谈美术的，于是把论文学、论历史、论人生等内容全拿掉了，

定名为《陈传席艺术文集》。但总编辑黄思源先生说：“就叫《陈传席文集》吧。”大概他当时就准备把我的论文学等文章收入。2001年6月，《陈传席文集》5卷本正式出版，不久就要再版。这说明读者对我还是



《陈传席文集》五卷本

很厚爱的。如是看来，上帝也给过我一朵鲜花。因为读者的厚爱，安徽美术出版社又约我把未入文集的一些文章再集为5本出版。

我本打算花10天左右时间把已发表的文章复印出来，分分类别和次序，交到出版社就行了。谁知竟花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。主要是已发表的文章找不到了，或者找起来很困难。我的事多，竟误了很多大事。期间我又到国外去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，很多外国学者都提到我已出版的5本文集，都希望能看到续集。北美洲一位学中国艺术史的博士也从太平洋彼岸打来电话，问我有无续集，这对我鼓舞又不小。回来后决定加速整理。

本拟再出5本，但选后的5本中部分文章我不太满意，于是又决定删去一些，减为4本。4本中后来又删去一些。大抵我年轻时写的文章，差不多皆可入集；中年时写的文章，很多不可入集，应酬之作和被迫之作以及心烦意乱中仓促而成之作太多。这使我很难过，质量有问题，数量也不多。

已成书的文章，一般不收。已出版的专题著作更不收入其中。但《悔晚斋臆语》例外，这本书早已出版单行本，而且已经再版。因为我自己偏爱这本书，其中“论艺”部分已收入《陈传席文集》第5卷。剩下部分我又收入这次出版的随笔卷。此外，还有一部分文章在收入专书时，被编辑删改了（编辑也是奉上级命令删改的），写文章的人最可怕的就是别人修改他的文章。如果是应酬文章，那倒不要紧，删掉一点也就算了。如果是自己认真写的文章，别人改一个字，他心中都很难过。所以，本书中的文章如果也见于其他书中，那内容肯定有别，而且有重要的不同。

此外，我这几年撰写的《评现代名家与大家》，已由三联书店出版，名为《画坛点将录》。所以，也不收入这次的文集中。

这次出版的4卷本文集，有研究文学的文章，有关于文学

创作的文章，有研究美术的文章，另有评论、议论、随笔、杂文、散文等。我大概分一下：大抵第一卷内容属于文学范畴。有的属研究，有的又属创作。第二卷和第三卷属论美术的范畴。第四卷属评论、议论、随笔之类。但分卷并不严格。有的文章属性很清晰，如《台阁体研究》、《明反曹、暗反刘——〈三国演义〉内容倾向新论》，这肯定属文学研究的范畴。《海派的两股势力及其形成基础》、《任熊及其木刻画传四种》，肯定属于美术研究的范畴。但《读史三则》、《随笔三则》、《自述》等是属于文学呢，抑是属于美术或议论、评论呢，皆无可无不可。第二卷、第三卷中基本上是美术，而第四卷中的有些内容列在第二、第三卷也未尝不可。文史哲本来就无法严格地区别，本书只是大略的划分而已。

有几篇文章还须再向读者剖白。

文字卷第一篇《汉文化的分裂、重心转移及与森林的关系》一文，是我在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演。这篇长文的内容和观点，我从1982年就开始思考，其中部分内容及观点，我也多次写在其他论文中，但都零零碎碎的，没能彻底说清。2002年6月，东南大学为庆祝该校百年华诞，邀请世界上百名教授学者（除我之外，皆是十分著名的在某一学科造诣很深的人物）去做讲演，我也滥竽其中。讲演的内容后经几位博士生记录成文，我又做了修改，添加注释，最后由我的学生石莉博士整理定稿。

《台阁体研究》是我当年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时的博士论文。当时我虽然十分忙，但对待自己的博士论文还是比较认真的，但没有写完。本打算在获博士学位后把尚未完成的章节完成，再做修改，出版专书，但一直抽不出空来。所以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但经常有很多人打听是否已出版专著，或向我索要论文样本，而我手中仅有一本。估计一时还没有时间完成，所以，这次便收入文集中，但保持了博士论文

的形式。

随笔卷第一篇《什么叫知识分子》（节录）也是我即将完成的一本书。因为太忙，一时尚来不及定稿，故先将其中一小节的部分内容收录在这里。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文集中收入了很多序跋和评论画家作品的文章，我是经过选择才收入的。我写序跋和评论文章，其中大部分都谈了重要问题，而且多具有普遍性。如果我有理论的话，很多理论就体现在其中。望读者莫因其为序跋和评论而忽略之。

记得我还发表过一些文章，但却找不到了。学校每年要求教授发表的文章要上报供查，但我每年上报的书和论文丢失不少。有一次丢失了整整一大箱子的书和杂志。拿去这些书和杂志的人也许觉得很好玩。然而，对于作者来说，是何等的不幸啊。但我这次却意外地找到了1977年发表的《从三余、三上想到的》文章，当时我才二十余岁，又二十余年过去了，读后是何等的感慨啊。

人生之感慨，纵有万端，但最大的感慨莫过于时光的流逝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汉武帝尚且感叹：“欢乐极兮哀情多，少壮几时兮奈老何。”南朝梁诗人何逊《赠诸旧游》诗云：“少壮轻年月，迟暮惜光辉。”他说的“光辉”就是时光。但“光辉”又如何惜法呢？就我个人的认识，宇宙之广大，个人之渺小，凡是思而无益之事，不去思考；凡是争而无益之事不去争；凡遇小人欺谤，能忍则忍，切不可与之计较较长；凡遇功名荣禄，一概退让，以免因荣招祸；人生以安宁无事为最大福分。近读曾国藩《日记》有云：“静中细思，古今亿万年，无有穷期，人生其间，数十寒暑，仅须臾耳。”又云：“知天之长，而吾所历者短，则遇忧患横逆之来，当少忍以待其定。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则遇荣利争夺之境，当退让以守其雌。”我读中国历史，惟有一事不解，历代为本朝镇压农民起义者，成功之后，都顺手灭掉本朝。如汉黄巾起义，曹操等镇

压了黄巾军，事后皆纷纷自立，曹操实际上灭了汉朝。又如东晋的刘裕为司马氏镇压了桓玄以及王愉、王绥、谢混、郗僧施等，又镇压了孙恩、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，一时保住了司马氏的政权。但不久，他就杀掉安帝，旋废司马德文，灭晋，称帝，建宋。唐末黄巢起义，镇压黄巢起义者，也纷纷割据。再如朱温降唐后，替唐镇压农民起义军，后来也灭了唐。但曾国藩替清朝镇压农民起义军后，何不趁势北上灭掉清朝，自己做皇帝呢？他当时完全有这个力量，因为能打仗的军队差不多都掌握在他的手中。现在看来：曾国藩打了十几年的仗，打败了太平军以后，他的年龄已大了，而且身体多病。战争彻底结束后不久，他也就死了。如果他年轻，清朝的命运就另当别论了，皇帝就可能由满人变为湘人。钟会伐蜀后，不也说过“男儿四十，不算华颠”吗？所以，钟会伐蜀后，又拥兵自立，反叛司马氏，那时他才 39 岁。但曾国藩 40 岁时事业尚未起步。读他的日记后，方知他的意志早已消沉，“当退以守其雌”，不愿再去争雄了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过了少年时期，我就再没有争雄的念头，一直是“退以守其雌”，一直是甘愿任人宰割的，而且一直是一个卑贱可怜的人。但回忆我少时写的诗句和日记，“迎春去早，赢得黄金腰带绕”，“学剑当为万将首，著书求做百世师”……当然，这是十几岁时的思想。现在看来，不过是狂言乱语，不仅是十分幼稚的，更是十分可笑的。所以，我也曾打算把我少时写的诗、词收入文集，但怕贻人笑柄，而且自己也觉得可笑、惭愧，于是便止住了。

检讨自己，“未老先衰”，一直存在我的意识中。我十八九岁时就恐慌：马上 20 岁了，这辈子完了。20 岁时，我已感到自己老了。《登云龙山顶》诗：“归去又登云龙顶，月寒空照楚王城。”是我 20 余岁时写的，已经十分消沉了。其实我应该好好打打基础，认真做点学问。但总觉得自己已老，已经